

年

卷

期

2

8

第

第

十月廿三日

蕭湘漣漪

第一卷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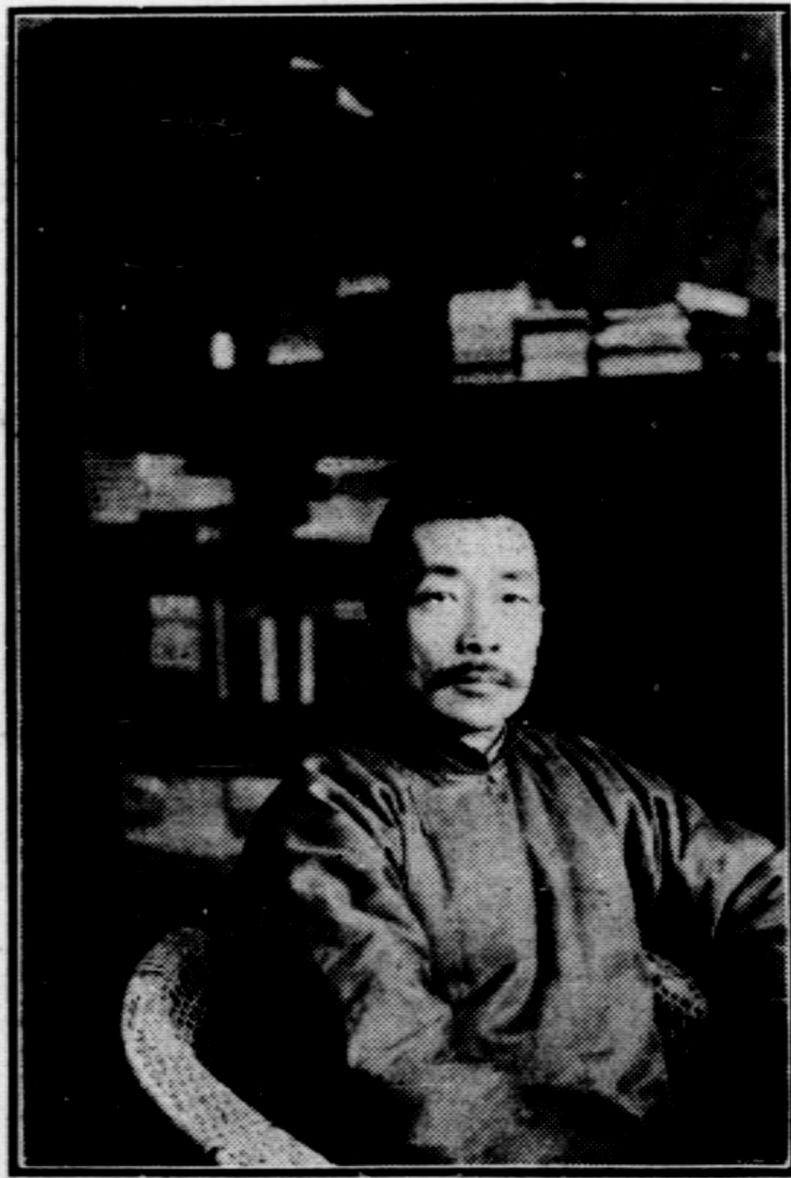
哀悼魯迅先生特輯

第一卷第八期
二十五年十一月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第八期目錄

封面畫	孫福熙	
魯迅先生遺像	兩幅	
爲什麼哀悼魯迅先生	李芳蘭	(一)
哀魯迅先生	李長之	(四)
哭魯迅先生	孫伏園	(七)
關於魯迅先生	權華	(一五)
紀念魯迅先生	張靜華	(一八)
論魯迅先生的創作	張孝仁	(二二)
魯迅在木展	T. F.	(二八)
一個深刻的印象	塔述初	(三二)
魯迅先生又被利用了	駿驛	(三四)
疑雲	李荃華	(三六)
鷄的故事	趙水澄	(四一)
自剖	一篇	(四四)
秋天的花	澤民	(五〇)
通信	文麟	(五三)
編後	編者	(五四)



魯 迅 先 生 遺 像



魯迅先生於一九二七年與許廣平
周建人孫福熙林語堂孫伏園合影

爲什麼哀悼魯迅先生？

李芳蘭

魯迅先生的透視眼光，看清了裹着美麗外衣的臭腐社會裏的惡毒，黑暗，畸形，他才從學習的水師，礦路，醫學，改到研究文學。在一般人看，也許認爲他喜愛無恆，其實這還是他的特異處：他看清了事物，確定目標以後，就毅然決然向那目標走去，不像一些牆頭草型的人，自己沒有個性，只隨着風吹的方向搖幌，或者被環境征服，忍受舊的惡的摧殘，就那麼隨波逐流地既不掙扎，也不反抗，連從舊惡腐敗的場合跳到另一個比較好的地方的勇氣也沒有，只拖拖延延地過着僵屍生活。魯迅先生便不是這樣，他認爲對的他就做，做了決不反悔，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這是他自己的話，他永遠保持着自我的堅決的自信與進取，在寂寞的人生道上抗爭，奮鬥，領導着青年大眾向帝國主義封建勢力衝殺，一直到他咽最後一口氣爲止，都是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

從幼小時到現在，魯迅先生是不斷的研究不斷的獲取新知識的，留學東京的時候，已經從事翻譯工作了，但仍然拜在章太炎先生的門下學習說文。在每一篇作品裏，都看得出作者對文字的認

真和句法的嚴謹，而且每個字有每個字的用意，牠的力量大得像一顆炸彈，能夠毀滅一切，又像吸鐵石，時刻吸收進步青年，勞苦大眾而聯成堅固的有軌性的抗戰線。他不好名，不像因一兩本作品的成功便馬上從研究那條路折向風頭主義的少數「作家」之流，他只勤苦地著譯，推動大眾文化，尤其近日，更加把這種責任放在自己身上！「從去年起，每當病後休養，躺在籐椅上，每不免想體力恢復後，應該動手的事情，做什麼文章，翻譯什麼書，想定之後，就結束道：就是這樣罷——但要趕快。」他是一個多麼勤奮的工作者呵！

在「答徐懋庸並關於××統一戰線問題」更顯示了蘊藏的反帝主張，他說：「我以為文藝家在××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只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贊成××，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也者或鴛鴦蝴蝶都無妨，但在文學問題上，我們仍可以互相批評。」他時刻提醒文藝家：不要忘記了時代，不要忘記了國度，而且應該打破宗派主義的成見，在這危急存亡的關頭，需要普遍的廣大的各階層的聯合陣線，以這種全民族總動員的力，纔能抗拒壓迫。魯迅先生雖然死了，但他的大聲的吶喊還瀰漫在整個宇宙裏。

有人說他的文字太冷，冷得近於悲哀，其實正是相反，因為太積極，太像熊熊的火焰，纔冷靜地用諷刺而剛勁的筆調寫出。這種作品，更能深刻地暴露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兩面。而且文藝作品，不只在銷售數字上估價，要在由作品發出的熱，力之能抗爭，撼搖，毀滅舊的事物，改善或建設新的社會。魯迅先生的作品銷路，也許趕不上周瘦鵑，徐枕亞……他們的，但是魯迅先生

的作品內有「生命」，有「熱力」，他永遠站在勞苦大眾隊裏，用一枝筆戳穿了幾千年積累下來的假慈悲，假道德，假面具。在他的作品內找不出消極，畏縮，頹唐的意識，我們只幻覺到無數挺胸握拳的鬪士和鬪士身上發出來的熱，力，血。為一切被蹂躪侮辱的大眾吶喊，忿怒，抗爭，搏鬥。魯迅先生死的消息震驚了全世界，但也有壓迫榨取掠奪的野獸在狞笑。

他替凱綏珂勒惠支說的：「她不斷為週圍悲慘生活抗爭，對於中國，也沒有像中國對於她那樣冷淡。」中國對待魯迅先生的「冷淡」正是他替別人說的那樣。然而魯迅先生的不投降，始終倔強的精神；他的獨特的像愛克斯光線的透視，和顯微鏡樣的暴露腐敗病菌的眼光；勤奮的研究，著述；一切都是我們哀悼他的因子。這種高超的人格，是青年大眾永遠不能忘懷的。十月廿七日大公報社論：「從文藝巨子魯迅先生一死，識與不識，皆依魯迅之不妥協精神及為多數人說話的操行之故而生哀悼，贊嘆及興奮之情緒。」這一段，恰正說出了青年人內心的話。

魯迅先生是死了，從此安息了，然而我們的哀悼無窮！我們要更努力更積極，更興奮的踏上征途，肩負起未完的工作！

中國學生

發行者

上海環龍路四十六號
中國學生週刊社

預定

全年一元四角五分
半年八角二分

哀魯迅先生

李長之

在十月十九號的晚上，不經意中打開了晚報，就看到這個消息了：魯迅先生已經死了！

但是當時我是沒有十分太難過的情緒的，這是說實話。原故呢，也許因為剛剛在一個月之前，是我的父親死去了，我已經見過死人是怎樣的光景了。在有着這事情的氛圍是如何的愁慘；家屬和親人，是如何張皇而撩亂；這印象似乎給我太深了，也太明確了，又似乎太熟悉了，于是我麻木了。當我一見那消息，立刻便像有一張很鮮明的紛亂的圖畫，映在我的眼前似的。却又爲這紛亂的圖畫所窒塞，充滿，——因此，的確我是麻木了。

同時我有一個感覺，就是人一死了，倒是平安了，倘若我們以死人的苦樂爲苦樂時，我們就不會太難過了。因此，我能容忍下我的情感，見一個人死去，長眠；但我不能容忍下我的情感，去看一個人患着病恙。魯迅先生的消息，使我們太突兀了，太措手不及了，一知道的時候，他的痛苦却已經消除了，所以我也並不太難過了。

去年的八月間，也曾聽說魯迅先生病過，我想實是放心不下的，便也去信問過，但他的回信却

說沒有什末大病，還很幽默地說中國的消息往往出自新聞記者的創作。也因為如此，今年我再在報上見他有什麼病時，就不以為意了。去年的八月，我已經在寫魯迅批判，隨寫隨發表，到了去年現在這時候，也還沒有結束。誰知道不到一年，我所批判的就已經成了古人了呢！

從去年，大概在寫魯迅批判的時候以前吧，我就想專到上海去，去看一看這位永遠站在青年隊裏的益友了，去拜訪一下這位保存了新文化運動的命脈的武士了，去禮讚一下這位國民性的指導者和監督人了，然而竟因為此牽彼掛，不能抽身。到現在竟成了我再也不能見到的人了！在歌德十九歲的時候，干萊布齊希作學生，那時候他最向往的是溫克耳曼；溫克耳曼正有歸國的消息，他就熱狂得了不得，但是三等兩等，溫克耳曼終於沒到了德國，路上却被害了！溫克耳曼便成了歌德始終所沒見到的一人。當然我比不上歌德，但是我覺得魯迅給我的影響之大似之，我對於魯迅先生之敬愛亦似之，使我終不能一見之為遺憾尤似之！

在我寫魯迅批判的時候，我會把他的生活分為六個階段，代表了他精神進展上六個不同的段落。最後一期，是自一九三一為始，我曾說：

他重又攻擊國民性了，但是比前此所了解的更深刻些了，這是他從新的理論裏而加以應用的時期，同時，他的反封建文化的使命，已更明顯的表現為反帝國主義的抗爭了，不過，他在有些地方已顯出了困乏，現在却不知道這是一個衰歇的結束呢，還是一個更新的醞釀。（北新版，頁一二）

當時我的確有那末一個不好的感覺，不過怕魯迅先生看了或者要受刺戟的，所以緊趕上一個『還是更新的醞釀。』但是，我終於說：

大體上看，魯迅時時刻刻在前進着，然而這第六個階段的精神進展，總令人很容易認為是他的休歇期，並且他的使命的結束，也好像將不在遠。（頁五五）

我現在彷彿很覺得我說這話的不應該了，因為，多末不祥！而且這不祥終于，還沒有一年，就實現了！

我委實沒有什末話說了，只記得歌德紀念溫克耳曼時，說溫克耳曼永遠是一個青年，長留人間。溫克耳曼死時也才五十幾歲。同樣，充分表現了青年精神，不妥協，不衰退，使一切青年都覺得精神上和他毫無隔飾的魯迅先生，有人說他死了，我也不能不懷疑了：有過這樣的事麼？

廿五年十月廿八日，北平西郊

介紹 鄉村建設刊物

民間

北平石駙馬
大街廿一號

半年 \$.40

全年 \$.80

哭魯迅先生

孫伏園

像散沙一般，正要團結起來；像癱病一般，將要恢復過來；全民族被外力壓迫的剛想振作，而我們的思想界和精神界的勇猛奮進的大將忽然撒手去了。

魯迅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於一天半以後才在定縣得到。十月二十日的下午三點鐘，我被零碎事情纏繞得還沒有看當天的北平報，多承堵述初兄跑來告我這樣一個驚人的消息。從此一直到夜晚，我就沒有做一點工作，心頭想的，口頭說的，無非魯迅先生。我沒有哭。我本來不敏感，後來學鎮定，最後却因受刺擊多了自然成就了麻木。但我覺得這一回我所受的刺擊是近幾年來少有的。我回憶到二十五年以前去了。

我最初認識魯迅先生是在紹興的初級師範學堂。那一年是宣統三年，我十八歲，在紹興初級師範學堂上學。浙江光復以後，紹興軍政府發表師範學堂的堂長是原來紹興府學堂的學監周豫才（樹人）先生，就是日後的魯迅先生。魯迅先生到校和全校學生相見的那一天，穿一件灰色棉袍，頭上却戴一頂陸軍帽。這陸軍帽的來歷，以後我一直也沒有機會問魯迅先生，現在推想起來，大

概是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的制服罷。魯迅先生的談話簡明有力，內容現在自然記不得了，但那時學生歡迎新校長的態度，完全和歡迎新國家的態度一樣，那種熱烈的情緒在我回憶中還是清清楚楚的。

我是一個不大會和教師接近的人：一則我不用功，所以不需要請教；二則我頗厭倦於家庭中的恭順有禮的生活，所以不大願意去見師長。我和魯迅先生的熟識却是因為職務，我那時正做着級長，常常得見學校的當局。記得一件奔走次數最多的是學生轟走了英文教員，魯迅先生的態度以為學生既要自己挑選教員，那麼他便不再聘請了。我於是乎向校長和同學兩方面奔走解釋。那時魯迅先生說：「我有一個兄弟，剛剛從立教大學畢業回來，本來也可以請他教的；但學生的態度如此，我也不願意提這個話了。」這指的便是周啟明先生。同學聽到這個消息以後，非要我努力請到這位校長的兄弟繼任英文教員不可，但是我的稚弱的言辭始終沒有打動校長的堅決，英文的講席到底虛懸，只是年考時居然喜出望外的來了周啟明先生給我們出題並監試。

魯迅先生有時候也自己代課，代國文教員改文。學生們因為思想上多少得了魯迅先生的啟示，文字也自然開展起來。大概是目的在於增加青年們的勇氣吧，我們常常得到誇獎的批語。我自己有一回竟在恭賀南京政府成立並改用陽曆一類題目的文後得到「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八個字。直到現在，二十五年了，我對這八個字還慚愧，覺得沒有能副魯迅先生的期望。

魯迅先生不久辭了校長。後來知道魯迅先生交代的時候，學校裏只剩了一毛多錢；也從旁處聽

見軍政府如何欠付學款，及魯迅先生如何辛苦撐持。那時候一切都混亂，青年們發現了革命黨裏也有壞人，給予簡單的頭腦一個不期待的打擊。對於舊勢力的擡頭，這却是一個極好的機會。繼任魯迅先生作校長的，正如繼任孫中山先生作總統的：這個對比，全國各地，無論上下，都極普遍。欠付學款的軍政府，因為種種措施的不妥，後來成了全紹興攻擊的目標，舊勢力這時找到革命黨的罅隙，乘機竭力的掙扎出來。青年們一般的陷入苦悶，我也不再進那個學校。

魯迅先生跟着南京政府搬到北京，他的苦悶也許比一般青年更甚，只要看他在創作「狂人日記」以前幾年，住在紹興會館鈔古碑的生活就可知道。不過外面雖然現着異常孤冷，魯迅先生的內心生活是始終熱烈的，彷彿地球一般，外面是地殼，內面是熔巖。這熔巖是一切偉大事業的源泉，有自發的力，有自發的光，有自發的熱，決不計較甚麼毀譽。例如向金陵佛經流通處捐資刻「百喻經」，又如刊行「會稽郡故書雜集」，這種不含絲毫名利觀念的提倡文化事業，甚至一切事業，在魯迅先生的一生中到處可以看得出來。

凡是和魯迅先生商量甚麼事情，需要他一些助力的，他無不熱烈真誠的給你助力。他的同情總是在弱者一面，他的助力自然更是用在弱者一面。即如他爲晨報副刊寫文字，就完全出於他要幫助一個青年學生的我，使我能把報辦好，把學術空氣提倡起來。我個人受他的精神的物質的鼓勵，真是數也數不盡。當我初學寫作的時候，魯迅先生總是鼓勵着說：「如果不會創作，可以先翻譯一點別國的作品；如果不會寫純文藝的東西，可以先寫一點小品雜記之類。」許多人都是受了魯

迅先生這種鼓勵得到成功的，我也用了魯迅先生這話鼓勵過比我更年青的人，只是我自己太愚魯，也太不用功，所以變成了例外。

至於爲人處世，他幫忙我的地方更多了。魯迅先生因爲太熱烈，太真誠，一生碰過多少次壁。這種碰壁的經驗，發而爲文章，自然全在這許多作品裏；發而爲口頭的議論，則我自覺非常幸運，聽到的乃至受用的，比任何經籍給我的還多。我是一個甚麼事情也不會動手的人，身體又薄弱，經不起辛苦，魯迅先生教我種種保衛煥練的方法。現在想起來真是罪無可道：我們一同旅行的時候，如到陝西，到廈門，到廣州，我的鋪蓋常常是魯迅先生替我打的。耶穌嘗爲門徒洗腳，我總要記起這個故事。

在陝西講學，一個月時間得酬二百圓。我們有三個人不到一月便走了，魯迅先生和我商量：祇要夠旅費，我們應該把陝西人的錢在陝西用掉。後來打聽得易俗社的戲曲學校和戲園經費困難，我們便捐了一點錢給易俗社。還有一位先生對於藝術沒有多少興趣，那自然聽便。西北大學的工友們招呼得很周到，魯迅先生主張多給錢。還有一位先生說：「工友既不是我們的父親，又不是我們的兒子；我們下一趟不知甚麼時候才來；我以爲多給錢沒有意義。」魯迅先生當時堵着嘴不說話，後來和我說：「我頂不贊成他的下一趟不知甚麼時候才來說，他要少給讓他少給好了，我們還是照原議多給。」

魯迅先生居家生活非常簡單，衣食住幾乎全是學生時代的生活。他雖然作官十幾年，教書十幾

年，對於一般人往往無法避免的無聊娛樂，如賭博，如舊戲，如妓院，他從未沾染絲毫。教育部的同人，都知道他是怪人，而且知道這所謂怪者也無非書生本色，所以大家都尊敬他。他平常只穿舊布衣，像一個普通大學生。西服的褲子總是單的，就是在北平的大冷天，魯迅先生也永遠穿着這樣的單褲。一天我聽周太太說，魯迅先生的褲子還是二十年前留學時代的，已經補過多少回，她實在看不過去了，所以叫周太太做了一條棉褲，等魯迅先生上衙門的時候，偷偷的放在他的牀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換上，萬不料竟被他扔出來了。老太太認為我的話有時還能邀老師的信任，所以讓我勸勸他。

魯迅先生給我的答話卻是不平庸的：「一個獨身者的生活，決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豈但我不穿棉褲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沒有換的老棉花，我不願意換。你再看看我的鋪板，我從來不願意換籐紉或棕紉，我也從來不願意換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這是的確的，魯迅先生的房中總只有牀鋪，網籃，衣箱，書案，這幾樣東西。萬一甚麼時候要出走，他只要把鋪蓋一卷，網籃或衣箱任取一樣，就是登程的旅客了。他永遠在奮鬥的途中，從來不夢想甚麼是較為安適的生活。他雖然處在家庭中，過的生活卻完全是一個獨身者。

魯迅先生的北平寓所是他自己經營的。有一位教育部的同事李老先生最幫忙，在房屋將要完工的時候，我同魯迅先生去看，李老先生還在那兒監工，他對我客氣到使我覺察他太有禮貌了。我非常局促不安。魯迅先生對他說：「李先生不要太客氣了，他是我的學生。」李老先生的態度這才

自然得多了。魯迅先生自己待朋友，和朋友待他，大抵是如此義俠的。他把友敵分得非常清楚，他常常注意到某人是 Spy，某人是 Traitor，一個不幹過革命工作的或只是尋常知識社會或商業社會的人是不大會瞭解的，他們祇瞭解酒食徵逐的或點頭招手的相好。而魯迅先生的朋友大抵是古道熱腸的。他後來同我說，「你看，李先生這種人真是好朋友，幫我那麼多日子的忙，連茶水都不喝我一口的。」

李先生替魯迅先生的北房之後接出一間房子去，用玻璃窗，近乎畫室，作為魯迅先生的寫作場所。魯迅先生和我便到這間房子中坐下。魯迅先生說：「我將來便住在這個老虎尾巴裏。」因為這間房子是在全房屋的後面拖出一條去，頗像老虎之有尾巴；一直到魯迅先生離開北平，一切寫作及起居，都在這老虎尾巴之中。老虎尾巴的北面還有後園，自然是因為有了老虎尾巴而縮小多多了。散文詩「秋夜」的開頭便說：「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這似乎便是魯迅先生坐在老虎尾巴中的創作的第一篇。

到廈門，到廣州，我和魯迅先生都在一起。魯迅先生到一處新地方，都是青年心理，抱一腔很大的希望。廈門風景的闊大曠野，可做的工作之多，初到時給予我們的印象實在深刻。後來固然因為廣東方面的不能推卻，只有離開廈門到廣東去，但是廈門的許多人事，我後來聽魯迅先生說，那真是初去時所不及料的。

廣東給人的希望更多了。但是結果也和廈門一樣。魯迅先生後幾年多用時間於寫作，關於廈門

和廣州，都有詳盡的紀載；我却被武漢，歐洲，定縣，這三段不同的生活所隔，有時翻閱魯迅先生紀載華南景物的文字，竟有如同隔世之感了。只是魯迅先生從廣州北返上海時，和我將要從上海動身赴歐洲時，這中間我們有許多次談話的印象至今還是深刻的。我從歐洲回國，以後便長期住在華北的農村裏，會有三四次經過上海，總是匆促的很。周喬峰先生在商務印書館，訪問比較方便，有時也正值魯迅先生的住址不能公開，我於是只求喬峰先生代為問好，屈指一算遠教已經八年了。

十月二十日下午三點鐘的消息，鈎起我二十五年來的回憶。這回憶，用了二十五年的時間，清清楚楚的寫在我的生活上，我無論如何沒有法子再用筆墨翻譯成文字的了。能翻譯的也許只是最不精彩的一部分。

二十一日我到北平，二十二日往謁周老太太。魯迅先生的客廳裏原來挂着陶元慶先生所作的木炭畫像，似乎略移到了居中一點；即在畫像前供了一張書案，上有清茶烟捲文具等；我和三弟春苔都淒然的致了敬禮。周太太陪我們到上房見老太太，先看見魯迅先生的工作室老虎尾巴依舊，祇是從此不會再有牠的主人騎在上面，作鞭策全民族往前猛進的偉業了。

周老太太自然不免悲戚，但是魯迅先生的偉大，很看得出大部分是秉承老太太的遺傳的，只是老太太比魯迅先生更溫和，慈祥，曠達些。「論壽，五十六歲也不算短了；只是我的壽太長了些；譬如我去年死了，今年不是甚麼也不知道了麼？」聽老太太這話，很像是讀魯迅先生的文

章，內含的哲理和外形的筆法都是相像的。老太太今年纔八十，這樣的談風實在是期頤的壽徵。只是周太太的淒楚神情，不禁也令我們動感。

「絕望之爲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對於魯迅先生軀體的生存，我們是已經絕望的了；但我們誦魯迅先生的這句遺教，知道絕望也是虛妄的，那麼我們還是轉到希望一面，也許希望比絕望少虛妄一些，我們希望魯迅先生的思想精神永遠領導着我們勇猛奮進罷。

介紹 小學教育刊物

教育短波

北平西河沿甲二〇一
號教育短波社

預定 全年 \$.80
半年 \$.40

優待河北山東河南三省讀者。

河北五折，山東河南六折。

關於魯迅先生

權華

曹聯亞先生是平大文史系教師，是魯迅先生好友之一。當魯迅先生不聽醫生的勸告，不聽近處友朋的勸告，仍在病中不息的工作時；據說上海的友朋沒法、曾函請曹先生去信勸告，因為魯迅先生會相當的聽過曹先生的勸告。終於魯迅先生的惡耗傳到北國來了，驚震了一切關念，敬仰他的人們，給予人們多麼大的打擊與悲痛呵！曹先生關於魯迅有一段談話，聽後覺得精警之言很多，抓住記憶所及，錄寄漣漪的友朋聽聞。

關於魯迅先生的全部著作，及其思想的整個體系，及一生奮鬥的精神，非一時講得完的，現在大略談一談：

魯迅先生死了，隨着這種消息而來的，是很沉痛的悲哀一層一層的籠罩在我們每個不願當亡國奴者的身上，使得我們感覺對於這位思想家，有非言語所能表示的悲痛！

魯迅先生有句話：『我扛着黑暗的閘門，讓光明走進來。』這句話可以說是魯迅先生的一生，對於整個中華民族及全體人類，觀察，奮鬥到底的基本態度及精神。當聽到他死的消息，好像黑暗勢力如瀑布般衝開了這個黑暗的閘門，故我們感到黑暗勢力的壓迫，將魯迅先生生前為我們爭得的光明，差不多為這黑暗勢力驅走了！我們感到的悲痛，不是個人的，而是整個中華民族的。

他主要的思想，是不怕現實，而敢正視現實的現實主義者，對於現實的黑暗，猛烈的攻擊。中國歷代社會上所表現的，如同一大垃圾堆，而魯迅先生的筆，就是掃除污穢垃圾的大掃帚。在他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是不妥協的，而且對於「落水狗」的痛恨，無情地認為不打「落水狗」是表示着中國的傳統思想永遠存在。

魯迅先生是集體主義者。由個人主義鬥爭走上集體主義的，他知道僅憑個人的力量，英雄的心情，而離開羣衆是不成功的，所以欲求得光明，必須走上集體主義的路。隨他走的有廣大的青年，廣大的勞苦羣衆。我們可以看出他熱愛人生，對一切都不表示悲觀，肯定的看出將來光明的社會，使得他積極的工作，是他看得最清楚的地方。

他的根本的精神，為倔強的戰鬥，十多年前在女師大演講「娜拉走後怎樣」，曾言我們對黑暗勢力戰鬥，要用倔強的精神。由于此劇中看到脚夫爭報酬必要兩元，客人說東西不多，脚夫說也要兩元，客人說道路不遠，脚夫說也要兩元，客人說我不僱你了，脚夫說我還是要兩元，他這種精神是可採取的。由這而推想到娜拉走後婦女的經濟權，如有人對你們說這個太卑鄙了，你也說要

經濟權。如說不要你們操心，你們要說也要經濟權。說是將來社會要改變，你們說還是要經濟權。由此看出魯迅先生對於黑暗社會，始終如一而不屈服的態度。

魯迅先生在這民族危急時而死了，我們感到整個民族生存的前途，是非常的艱難。魯迅先生的死，是爲工作而死，爲着整個民族生存而犧牲。我們並非某人死後，照例稱讚幾句，只要把他的作品翻開，他的鬥爭歷史事實是可以爲証的。

當高爾基病時，魯迅亦病，高爾基病重，魯迅亦病重，這兩個人都是爲工作的過累所集。魯迅先生近一向在重病時，還要提筆寫文章，不能提筆時還要口述讓人記。他是始終不肯與現時問題割斷的，於垂危時還迫切地關心時局及文化救亡諸問題，時刻不會將整個民族生存的問題放下，故最後一血一汗都用在文學，文化思想，整個民族的生存上。他看到外勢的日迫，不肯離開上海去養病，仍繼續的工作。所以他的死，可說是迫切危急的局面造成，是不願中華民族做亡國奴而犧牲的。每個不願做亡國奴的人，聽見魯迅先生的死，同時感到局面的加緊，黑暗的一頁，不知何時才消滅，這是我們每個人，整個民族最痛苦的！

紀念魯迅先生

張靜華

我們睜着眼睛看事實，事實使我們承認，魯迅先生是牽引中國思想界，走上一條爲光明而奮鬥的路。自然，他，爲了羣衆，從荒野裏，闢出這條路來，找着一線光明，奮勇的前行而犧牲了！在這個紛亂的國家內，真正爲羣衆而奮鬥一生的，恐怕只有魯迅先生一個人。魯迅先生在十月十九日確實死了，怎不驚震人人的心！

我從千頭萬緒的心情中，記起一九二七年的一段：這是在雲南的思想界，受到了魯迅先生思想的薰染，精神的激刺，故而呈現着蓬勃的生氣！

那時的我，還是一個年幼的中學生，在省中讀書。張校長是一個年青，能幹，且很有見識的人。他聘來的教員都很好。其中教國文的，一個是著中古文學概論的徐嘉瑞先生，一個是負有天才盛名的劉堯民先生，他們的思想都很新，是最熱心而又最早介紹魯迅的作品給我們的人。

徐先生選定苦悶的象徵，出了象牙之塔及藝術論，作爲我們的國文課本；劉先生又選講野草，墳，吶喊。他們講的方法，是啟示青年們新的思想，觸動青年們對舊社會，封建勢力，吃人的禮

教，一樣一樣的認識清楚。青年們的腦筋，從此就好像會轉變兒了，也會觀察事物了，可以說是
一個大大的改變。那些大的學生，也不再搖頭擺尾的念書，搖頭擺尾的找陳套來作文了。

這是一種新思想的養料，使新生命的萌芽，鮮嫩地生長起來！

對於魯迅先生的作品，我們還不會看到深切的意思，所以總是用心的聽。熱血湧着的年青人
的頭腦，聽着魯迅的真話沒有一個不被激動的。同學們都在聽了說，說後又聽的騷動着！

這兩位先生，受着兩三千同學的愛戴，在青山綠水的翠湖一帶，四五個學校的門檻裏，忙碌地
穿進穿出的。

究竟那時，社會上仍有尊崇古董文章的封建者們，遂無形地埋藏着陰險，暴發些威勢，要大家
毫無條件的，服從禮教的束縛。根本思想不開通，還要再受鐐銬，青年們，於是對魯迅更熱烈起
來。魯迅先生的作品，終于是用熱血寫成的，作品的內在的生命力，強力地抓住青年讀者的心。
所以大家都感到，何必要吃人間不必吃的封建思想的苦？何必一代一代的跟着舊禮教受死刑？

魯迅先生的作品，從此，大家都渴慕着讀，讀，讀。所以，魯迅先生的書，大批的擁塞在各個
書店裏，立刻，便雪花一般，紛紛散落在每個青年們的手中，自動的買了讀，讀了談，談了寫，
寫了實行的都有。記得有些同學，便是這樣，對大家庭的封建思想，舊禮教，全都憎惡起來，而
且要實行奮鬥反抗。因此，更有人們注意讀了。這時昆明的知識階級，對於中國文壇的名作家，
這沒有趣地忠情於魯迅，大概似德國的青年，曾患過歌德狂，而昆明的人們，竟也一時患了魯迅

狂！

至於我自己，處在那個情境中，雖曾受些薰陶，但是爲了一知半解的原故罷，正如無論那一個偉大的思想家，也不能十分的影響到我。我曾經想過，並且說過這樣自私的話，一個人活着，不要忘掉「自己」，也不要忘掉「真」。所以，我要尊重做自己真心要做的事，說自己真心要說的話。誰都說我執拗任性！我就自幼這麼着，直到如今！

我高興地來到北平。後來發生九一八事件。不久，四處傳說魯迅先生北上的消息。我却冷淡地不相信，直到各報紙上登着魯迅捲土重來的確訊。我與每個好奇的熱心的青年一樣，歡騰着見到魯迅先生的儀容，是在母校北平大學。當他從容地走進禮堂，在大羣青年學生的掌聲中出現時，我不禁懷疑他就是連。想起孤獨者中的一節，我忍不住默默的念着，原來他是一個短小瘦削的人，長方臉，蓬鬆的頭髮和濃黑的鬚眉佔了一臉的小半，只見兩眼在黑氣裏發光。這不是魯迅先生的一幅畫像！

魯迅先生的講題是：「幫忙文學與幫閒文字」，當他黑鬚一擻時，聲音就如金石般響亮的滾出來。我們全體同學，沒有一個不是靜悄悄地仰着頭，聽着，看着。我聽着他的話，好似笨重的壓榨機，很沉重地一字一響的蹦出來；也像一些尖刀刺在我們每個聽衆的頭上，使我們受着刺激；我又好像看見他的思想，機輪一般迅速地在急轉！這時，掌聲不斷地鳴響。

待講演完，空氣沸騰着熱忱的歡欣的談話。幾個同學與我，本來設計好給魯迅先生配上石獅，照

一張「魯迅與石獅」的。這個石獅是學校的古董，以牠的孤冷，可與魯迅先生的倔強比美。但因氣候嚴寒，天氣特別陰暗，那幾個同學已將相機收藏了。

魯迅先生走到教員休息室時，與大家解答嚴重的時局問題。他的語調與主張，都如在耳旁，現在魯迅先生却死了。想到東北失陷，至今五年，現在的時局，比起那時來，不知嚴重到幾千百倍了！此外，大家問些關於創作的話，以至於談到書邊的何以不切，魯迅先生天真滑稽地回答，態度和藹，說了許多使大家發笑的話，而他却冷冷的。

我深深的記得，魯迅先生黃臘似的臉色，平板像石塊一般的臉，一叢黑鬚，穿着一件暗灰色的布棉袍，前後的衣擺，好像憔悴的兩片芭蕉葉！在這樣嚴冬的時候，還穿着一雙黑色網球運動鞋，將會被人訕笑着，愈老愈康健了。實在這正表現魯迅先生對生活的不苟安，以及一切均是艱苦，抗戰的精神！同時，是表現中國，對真正為民衆為國家的作家，光輝中國，閃耀世界的一個勇士，永遠的酬報只是「寒酸」！

這一次魯迅先生在各個大學講演甚忙，誰知竟成了最後一次的講演忙了！我們廣大的青年羣衆，永遠要有着魯迅先生的向着強敵抗戰的精神！

魯迅先生在九一八頭一棒的時候，來到北平，五年來的中國，由呻吟以至破涕為笑白癡般的親善，竟也不可能了，「滅亡」的恐怖壓住四萬萬顆心，暴力的施展踐踏着四萬萬的形體。然而在這艱辛之際，竟又死去一個強悍的戰士，我們為中國，為人類，失去了魯迅先生而悲哀！

但是我們決不在悲哀的面前低頭，我們要挺直胸，我們更要反抗一切暴力，要擊退這暴力的時代！奮鬥到底。

二十五年於定縣。

論魯迅先生的創作

張孝仁

正如一般說法，小說與戲劇在純文學中更是時代的寫照，我們在魯迅的小說中，比在同時的各種文學，更能見到時代的輪廓。

離奇古怪的病，必須有良好的醫師，纔能診斷得出。患離奇古怪病的國家，也必須具有良醫般的精明的頭腦與眼力的人纔能覺察得出病的處所。魯迅是中國具有良醫的頭腦與眼力的人。——他從幼小就浸漬在悲哀裏。從一倍高的櫃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裏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台上給久病的父親去買藥，這樣的生活，佔去了他的童年四五年。人間的寂寞，深深的襲擊了他微弱的心。不過他從此漸漸的知道世人的真面目了。他知道一切人都不如外表那樣的微笑，勇敢，和平，道德，……撕掉外表，全是些魔鬼。他又舉起鋒利的眼光，燭照幾千年的歷史，從歪歪斜斜的仁義道德的字縫裏，發覺滿是吃人的勾當。於是他知道這魔鬼的場合，不是偶然造成的，由來久矣啊！環境的堅牢，中國的命運！

在這種明亮的觀察裏，他知道吶喊與彷徨裏各種人物之所以造成，與各種事件之所以發生，於

是寫孔乙己，藥，明天，頭髮的故事，風波，故鄉，阿Q正傳，端午節，白光，祝福，在酒樓上，肥皂，長明燈，高老夫子，孤獨者，離婚，一件小事，而他第一篇創作狂人日記又恰做了這各篇的序論。作者在狂人日記裏大聲的叫喊：『孔乙己』的失蹤，人血饅頭治肺癆，『單四嫂子』的孤苦，『頭髮』的革命，『七斤』家裏的『風波』，『潤土』的叫『老爺』，『阿Q』的滑稽，『方玄綽』的『差不多』，『陳士成』的沈水，『祥林嫂』的『窮死』，『呂甫緯』的暮氣可掬，『四銘』與他太太的醜陋，『吉光屯』的醜劇，『高老夫子』的無聊，『愛姑』的潑辣，以及作者自己的偶然橫暴，都是這吃人的歷史與毒惡環境的賜與！

這種大聲的叫喊，雖然當得住冬後的一聲春雷，震驚了迷在歷史深處的人們；但又是何等的沈痛與悲哀，一响覺醒在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鐵屋子裏，直到『五四』才衝出來的幾個人的嘶喊，大概就是這樣吧。

魯迅是新文壇最先創作而成功的一個作家，他的作品影響文壇極深。狂人日記誕生於文學革命後的一年，是篇劃時代的作品。在這以前，弄小說的都還沈醉在舊的疆域裏；在這以後，大家才漸絕斷舊的迷戀，努力新的發展。接着吶喊的各篇，又以各自成形式與內容出世，於是新文壇遂掀起很動亂的現象，模彷彿的與跟着去作新小說的試驗的便極活躍了。而影響文壇最大的却要算阿Q正傳。這篇的描寫是魯迅作品中頂尖端的描寫。他刻劃中國歷史與環境築成的典型人物阿Q，與側面刺諷辛亥革命，處處使你發笑，却又笑不得；中國人與辛亥事件，在作者眼裏，是

怎樣滑稽而悲哀啊！

魯迅創作，大半是寫實的，文章非常奇突傑傲；但又常用點象徵的手法，帶點諷刺的氣調，寫他所認識的灰色的人生與事物。所以讀他的作品，森嚴冷慄；如進幽谷，如入古廟，如遊大荒，使你只有嚴肅與危懼的感覺，鬆散不得。我們讀他寫的故鄉：

時候既然是深冬，漸近故鄉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吹進船艙中，嗚嗚的響，從篷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着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

這是怎樣的荒涼氣氛重壓在心頭，再看他在祝福中寫祥林嫂：

五年前的花白的頭髮，即今已經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臉上瘦削不堪，黃中帶黑，而且消盡了先前悲哀的神色，彷彿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間或一輪還可以表示她是一個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籃，內中一個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長的竹竿，下端開了裂。

你回來了？……這正好，你是講字的，又是出門人，見識得多，我正要問你一件——她這樣問……那沒有精采的眼睛忽然發光了。

就是——她走近兩步放低了聲音，極秘密似的切切的說：一個人死了之後，究竟有沒有魂靈的？

這裏隱藏的環境與暗示的人生，大概誰感到也要悚然而慄罷。

然而魯迅不是如一般人說沒有革命的勇氣的，他有極堅的搏鬥精神，他的小說雖然不免常有悲

哀悽苦的氣調，但這正是熱烈反抗者在亂世弱國的聲音。他的雜感，可就不同了，滿耀着他與惡勢力搏鬥的火光，熱風，墳，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而已集，都是這類搏鬥的文字，雖然如我前面說的五四時代，與其說是建設的，不如說是破壞的，魯迅也似乎沒有鮮明的建設主張，但他確是一位鐵面無私的戰士。無論什麼型的人，只要他是站在惡勢力一邊的，或是惡勢力潛爬上了他的身子，他都抨擊。他希望大家趕快從惡勢力中解放出來，完完全全的做個人。所以他抨擊的對象很普遍，尤其對於數千年來中國人視以為處世之寶的聽天任命的思想與中庸主義抨擊得最烈。他說：

聽天任命——中庸我以為這兩種態度的根柢，怕不可僅以惰性了之，其實乃是卑怯，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粉飾，聊以自慰。所以中國人倘有權力，看見別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數作他護符的時候，是多凶殘橫恣，宛然一個暴君，做事並不中庸，得到滿口中庸時，乃是勢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時候了。一到全敗，則又有命運來做話柄，縱為奴隸，也處之泰然，但又無往而不合於聖道。

他抨擊中庸主義更烈，他比中庸主義的人為叭兒狗，罵道：

叭兒狗……雖然是狗，又很像貓，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惟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因此他也就為閹人，太監，太太，小姐們所鍾愛，種子綿綿不絕……叭兒狗如可寬容，別的狗也大可不必打了，因為他們雖然勢利，但究竟還有些

像狼，帶些野性，不至於爲此騎牆。

這些雜感，在文學的評價上，雖然是些很零碎的文字，却極挺勁鋒利，別具風格，很影響過一個時期的文壇。大家知道五四潮退落的時候，新青年的作者分化了，談政治的擁着主義，把新青年帶到他們的旗幟之下，脫離文學的軌線，另闢天地去了。講學的也別有主張。又有一些人，看到那時剛好轟炸出來一線光亮，又將給陰暗吞食下去，雖不拿出積極的主張，却也不甘沈默，組織些小刊物，亂投他們的意見。語絲，就是這些小刊物中最主要的一種，雖然他的出世頗偶然，他的內容正如他的名目，雖然不跑開文學的範圍，却偏重在製造精小短幹的文字，作抨擊或刺諷惡勢力的武器。這刊物那時在青年界（至少是華北的青年學生）似有魔力，受到熱烈的歡迎。魯迅就是其中重要撰者之一。他的雜感，大半就是那時寫就的。

然而環境的勢力總威稜稜的直矗在魯迅的眼前，所以無論他有怎樣的搏鬥精神，終不免常感到六面碰壁，有點悲觀。吶喊的故鄉，這種悲觀陰鬱的色彩已經很重了，彷徨的祝福，在酒樓上孤獨者則更加重了。野草簡直冷氣瑟瑟，令人發抖。不過這都是作者的生命力在人生道上觸着礁石所迸炸出來的火花，並非閉門虛構的。作者又有很高的技術，文筆永是挺勁傑傲，所以作品無不森嚴峻削，邁絕一時，我且引野艸中的秋夜的幾節做例作結：

……而最直最長的幾枝，却已默默的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閃閃地鬼眨眼，直刺着天空中圓滿的月亮，使月亮窘得發白。

鬼映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藍，不安了，彷彿想離去人間，避開棗樹，只將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東邊去了。而一無所有的幹子，却仍然默默的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理他各式各樣映着許多蠱惑的眼睛。

這是作者在四年前所作一篇論文——十五年來的新文學中的一段。原稿共分八段，這段居第二。現在的題目，却是我加的。此文寫成雖在四年以前，但絲毫無害於他的見解的正確。故特為錄出，以介紹於本刊之讀者。

述初附記。

長沙藥王街

天申福綢莊

冬季服料 大批湧到

名貴國產 花名時髦

尺足價廉 歡迎光照

魯迅在木展

T.
F.

木刻展覽的第三天，十月八號，一個普通的短小的人在門口出現了，廳內嘈雜的聲音立刻靜下來。他的灰色的頭髮散亂着，手中的呢帽現出古老的樣子，呢絨長袍也已經褪色了。魯迅參觀木展來了。

他走近廳內。他雖然願意自己細看看這些木刻家的進步，但是他逃不了那立刻把他包圍了的羣衆。都知道他病了，都願意知道關於他的一切。最近魯迅的肺病已經到了危險期了，所以許多人都問他的病狀。一陣咳嗽使他周圍的人都沉靜了，直到他又抬起目光望周圍的牆壁時才又有人提議他應當休養。

『不！那是不可能的，休養！我怎能休養？』他問周圍的人，『時常發燒使我衰弱了，我不能隨便奔走，不能自由工作了，但是休養就是死呀！你願意我隔絕了這個世界到高山上去嗎？』離開這個活躍的震動的世界而隱居的意念，就是爲了自己的健康，也是不能商酌的。許多的事還沒有做，還要去，還要去研究。這個提議是被無情的拒絕了。

談論起木刻來，他漸漸的興奮了，他對於他們的努力的深刻的熱望的欣賞，使着我們都咋舌了。每段談話之後，他那促迫的呼吸，急跳的心臟，都表現出他的病的嚴重，我們只能在一旁沉靜着。

『高爾威慈現在那裏？』有人問道。

『她現在回到德國，到了希特勒的統治之下了！』他說着從紙袋裏拿出一枚紙煙來點着，『希特勒自然要她坐獄，每個這樣能幹的人只要活着便能掃蕩希特勒，正往世上散佈的那愚昧。她還活着，可是在鐵掌之下她不能從事創作了，藝術不許她沾手了，她只能去做一個賢妻良母。』

『高爾威慈是唯一的女藝術家，她的作品值得我們最熱誠的欣賞。她是和平，正義，自由生活的生命力。我願意把她的作品再重印幾次，只是我沒有富裕的錢了。』他又簡單的說道。

於是他悲傷的敘述德國受着納粹的殘暴的壓制的其他藝術家，有的藝術家被殺了，其他僅逃出了希特勒的蠻野的要燬滅全部文化的血手。

去年夏季在此處展覽的蘇俄畫家的作品，其中大部是魯迅所藏，於是有人問他可否再展覽一次，或者是否他在計劃印一專冊。他黯然問道，『我們在什麼地方能舉行展覽？充其量展覽也不過是暫時的事情，我們的藝術家需要這些作品作為他們努力的日常引導，展覽只能給他們一點靈感，應當把牠們印成專冊，可是我既沒有錢又沒有時間。』

『好，我們再看一次展覽。』於是全體隨着去看那滿牆的圖畫。

有人冒然問道，『你怎樣愛牠們？』

魯迅慢慢的答道，『自然，我們要拿這些作品和前幾次展覽的比較是有進步了，不過因為我們的作家沒有深刻的觀察，所以還有許多缺點。他們應當盡力的克服這些缺點，他們應當不斷的，小心的，詳細的研究別人的作品。起稿是很重要的，我們的藝術家應當每天練習。』

『我知道木刻家沒有方法得到最好的指導和幫助，沒有他們的學校，只能隔絕了共同的經驗自己去研究。我知道他們的工作是困難的很，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原諒粗製濫造的作品。』

『這些作品就是粗心的創作，』指着幾張描繪鄉村生活的說道，『作者對於鄉村生活情形就沒有下過深刻的注意。人物的動態一定要合於熟悉的實際的情形，不然就不能認識了。為什麼作者給了我們的這些鄉下人一些這樣殘酷的面孔呢？他們必須能判斷那些是作品中必須的，捨棄不必要的東西。』

在魯迅從一張圖畫走到另一張圖畫，一張一張的批評時，在他後面的愈來愈多了，都專心致志的聽他的對於許多作家的分析與批評。他走到李華的『黃昏』前面，那是一組八十八張的木刻，他沉思了一下。

『怪呀！他總是想着大量生產，他要知道大量生產的東西並不一定好呀。他怎樣能使每一張都達到高的標準呢？六個月的努力！藝術家不應當浪費他的時間，精力。二三十張木刻已經夠敘述這個故事的了，這樣也可以省却作者與讀者的許多力氣。他應當充實他的生活，勤苦研究，這樣

他才會感到創造衝動。他必須把他的眼光放到遠處，這樣他的作品才不會那樣單調，他的意念才不會那樣浮淺。」

「看，所有他的圖中的人都像自己。他們都低垂着頭髮，這不怪嗎，他要把每個人都畫成短額的廣東人。」這樣突然一句我們都跟着他笑了，他接着說，「再看，這個工人穿着典型的廣東裝，但是他要描繪的事並沒有發生在廣東呀！每一張圖畫上都畫着那樣多的廣東人，描寫的是怎樣不調和呀！」

魯迅忽然覺到在後面跟着他的人愈來愈多了，他悄然退到一張桌子旁邊，在那裏休息了一會。幾位作家又走近他去，他還是興奮的繼續着他的談話。疲勞在他的和藹的臉上現出來了，但是還不能制止從他的心靈發出來的智慧的洪流。他坦真的說着，從不猶豫。他那有趣的諷刺常使人發笑，他也善意的笑着。（昌摘譯自The Voice of China, Vol 1 no. 16）

大鼓詞選

民衆文藝二集

席徵庸編

定縣平教會出版

價洋一元

一個深刻的印象

堵述初

這個深刻的印象，是得自一個講演會中。

我走到會場的時候，大概在開會以前半個鐘頭，但是大門外靠着橫牆邊的自行車，像晒乾魚似的一輛緊靠着一輛，至少有一百駕；洋車也不少，汽車似乎沒有見。我自己却是和一個朋友——許是藹如吧，從北大西齋匆匆走去的，因為會場就在北大第三院。我倆預料聽講的人少不了的，所以一面走，就一面擔心着找不到適當的坐位，所以走得十分忙迫，待至入了會場，果然只見黑壓壓的一片。我們自然是從後門走進去的，所以連講台的形式，都被那些森密的顫動的頭顱遮完了。這情景，立刻使我記起在故鄉看野臺戲那擠臺口的熱鬧，因為這裏雖有坐位不少，實際上却沒有一個坐着來平心靜氣聽講演的。這裏每個人的面上，都不約而同地表現着一種緊張的，靜肅的神情，似乎有某種關係大家切身的事故即將發生的樣子，因為這都是一色的青年，所以那種神情很容易被一個稍為留心的旁觀者看出的。在這同一的地方，我曾經來聽過剛從美國回來的冰心女士的講演，那聽衆的數目，自然也不亞於這次，而且也都是學生，可是會場的秩序，便差得多

了，當時聽衆的喧聲及爭相前移時所發生的桌椅折毀聲，竟把冰心女士的說話聲音壓了下去，氣得她說不到一分鐘，即掉頭走下講台，後經旁人解釋，方才勉強講完。這一次完全兩樣。

大家在靜肅的空氣中等了一會，講演者於預定的時間和全場熱烈的掌聲中在講台上出現了，然而能被我所看見的，只是他的上半身，濃輕的眉，長方的臉，彷彿營養不足的臉色，未曾修理的髮，好像灰色的而且很舊的長衫。他就是全場人所渴慕的魯迅先生。這相貌所給我的印象，是：莊嚴而夾着幾分粗豪。當時我就想：「無怪一般所謂正人君子，要譏刺先生做『學匪』的了。」

他開始講演了，不過說了兩三句，前排的聽衆，忽然鬧笑起來，可是講演者自己並沒笑。我會聽說，善說笑話的人，往往自己不笑的，或者等別人笑過了他再笑。魯迅先生大概是個善說笑話的吧？之後，前排時有笑聲，先生却始終未露過絲毫笑容。這時，全場的空氣，是顯得活潑而親切。可惜我在後排的最後，竟沒有十分聽清先生的說話，一面也因為方言的隔閡，對先生的說話，本不十分了然。但略能了解他講演的語調，簡勁而能深入，酷似其文章的作風。

那天講演的大意，是革命文學問題，目的在對於創造社的一種回擊，因為先生那時在上海正受所謂革命文學者的圍攻，而創造社中更有人誣先生以「轉變」或「投降」的。也許這一次的演詞就是他的「北平五講」之一吧？

我對這次的演詞，並沒有特別感想，因為他所講的意思，早已在他的文字上看過了；而印象最深的，是我第一次見到了魯迅先生的真面目，同時也見到了先生和青年間情感上以及理智上交流，要不然，未嘗基於一點半點外在原因，而能使數百青年肅然起敬呢？因此，我得着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到現在這次的印象，只有更加深刻的，因為從此以後，我便沒有再見到先生，於是我那很欣幸的第一次見到先生，便成了最可悲痛的最末次的了！

廿五，十，廿四，於定縣。

魯迅先生又被利用了

駿驛

魯迅先生死了！市面上立刻流行着兩種舉動。

一種是膽敢出頭電唁，奔走治喪處，籌備追悼會，大概忘了魯迅先生是有着左傾的嫌疑了罷！一種是改換面貌，脆弱地滴下晶瑩的淚珠，「拉住王母娘娘認大姑，」硬把魯迅先生列入他們的陣地。

這兩種態度本出於兩種人：前一種是甚麼也不知道的淺薄之徒，做來掩飾自己的醜惡，顯揚自己的熱心；後一種是原為魯迅先生所不齒，做來有些像投降，實為自己的私利。他們紛紛的奔忙着，差點兒沒把魯迅的名字，寫個紅紙的牌位，三跪九叩首的供起。

這兩種人的態度，熱烈慌張得使我們感到有一些汗濁模糊的東西，在前面搖幌。你要是撥開這些汗濁模糊的雲霧，往裏面看去，便知道魯迅先生生前，被他們辱罵得不值一錢；一旦死後，又是瞭解，又是同情，又是欽佩，說得天花亂墜。他們只是湊熱鬧出風頭罷了，只是掛羊頭賣狗肉罷了。他們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是沉滓的泛起，來趁勢顯示自己的存在，結果是得到一點利益在自

己的手裏。

如果魯迅先生從棺木中坐起，他們又會立刻縮下頭去。究竟魯迅先生是死了，這些玩意兒，是他早就看透了的萬花筒。不過，他們如何對得起廣大的羣衆？如何對得起一個給予人類光明的犧牲者？

寫到這裏，我覺得竟尙有差可告慰於魯迅先生者三事：

一、魯迅先生的家屬，並未舉辦若何豪華的喪事；

二、魯迅先生的真正朋友們，據聞頗有些因他的死而隱忍住沈痛，悲哀，硬着頭皮繼續奮鬥的；

三、不以追悼盛況而心安的青年羣衆們，組織魯迅作品研究會，爲中華民族求光明，與黑暗勢力去奮鬥。

國敵尙未除，戰士已入土！我們說什麼！唉，魯迅先生，你怎麼竟在這時逝世？

寫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疑雲

李荃華

超是一個十六歲的小姑娘，天真活潑，處在舊禮教下的富貴家庭中，她那一顆純真的心，毫不隨着變幻多端的环境而有轉移；終日咕咕呱呱的笑聲，做了她將要走到那兒的傳報。「快樂天使」是人們給他的綽號。

她在北平一個女中念書，在學校裏除了刻苦攻書以外，她那具有沸騰着的熱血的胸懷，總愛做些積極有爲的公益事。

超的家庭裏，伯父操持着大權。伯母是個最會挑好挑壞的人，一句話進了伯父的耳朵，最短期間，便會發作。他們的兒媳婦就在這種情形下被作踐已二年之久了。超却暗暗的同情她。

一天的午飯後，太陽熱烈的籠罩了北平的一隅，連微風也被她強烈的光熱，壓抑得不能伸展了。那所朱漆的大廳內，電扇嗚嗚的狂轉，從綠紗窗裏，送出了清脆的聲調：

「四哥，你太不該了，爲什麼這樣對待四嫂？」

這很清楚的可以聽出是超的聲音。她坐在面背着窗子的沙發上，水綠的洋服，襯托着她那白嫩

的臉兒。而斜倚在她對面桌旁的，身着西服的青年，正是她那堂兄，被伯父伯母作踐着的兒媳婦的丈夫。他像沒有聽到什麼似的，頭望着窗外，冷冷的說：

「你一個女孩子，知道什麼！」

「我本來就不知道什麼。不過，同在一個大門內的人，總比過路的人清楚些。四哥，你不要負人太甚吧。想四嫂在家時，是多麼嬌生慣養；現在呢，離別父母，舉目無親；可以安慰她的人，只有你一個，而你又不到她屋裏去；你能說她不傷心嗎？」

「你那裏知道，我也有我的痛苦呀！」青年走到桌旁在自轉的椅上坐下，手托着腮，這麼說。

「是的，我真的不知道。每當你假期歸來，你們有了半年的闊別，應當充溢着歡樂的情緒。可是，四哥，你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四嫂雖沒有在中學畢業，而她的文學……才幹……」

「都不是！就只是我們的性情不合。超妹，我只好犧牲一生了。以後對於同病者，定要盡力的援助；所以在上半年，六弟未結婚時，我屢次來信反對；結果我很受父親的責難，唉！」

「犧牲一生，這話太怯弱了。你也對得起國家？對得起伯父伯母？還對得起四嫂？我相信，若能彼此談談，得到比較深切的了解，或許會情投意合的！」

「超妹，你不知道，其實，也沒有什麼；不過，我很傷心的就是我們演着孔雀東南飛呢！」

「原來如此嗎？那爲什麼不能努力戰勝環境呢？四哥，我深信事在人爲。希望你聽我的忠告，奮勇些吧！」

「好吧，謝謝你！」他聽見有老媽子叫他的聲音，說着便走了。

住在高樓上，無論如何，太陽的能力，總算是大過一切；她竟能從高聳的窗子上探進頭來，如強心針一般的刺你一針；超的全身忽感到驚顫，睜開了惺忪的睡眼，才知道太陽和她開玩笑，天實在不早了。

「超妹，有空兒嗎？吃過點心後，請到我屋裏去玩玩。」

超剛剛遇到浮腫着眼的四少奶奶，聽見她開口便是這麼一句。超知道她又感到什麼難事了，一問原因，她果然哭起來說：

「唉！超妹，我和四少爺，真正只是名義上的夫妻。然而我並不難過。我以為要得到快樂，非有精神上的安慰不可。不過我不明白他的心境。我們始終也沒有談過。昨晚他忽的進門來，舉止異常，向我問長問短。當然，我仍是淡淡的待他。最後，他長嘆了一口氣，便自言自語的說：

「我真懊悔！」

「我聽着話內有因，便追問他。他說：『我悔當初，不該買這美麗的盃；既已買了，又悔不該把牠打破！』」

「『美麗的盃？』我問。

「『是的。』」

「『請問，盃破了，能否把牠鋸好？』」

「『倒也可以的。』」

「『那麼，請問你，能否來指導我？』」

「『哼，恐怕……』」

「『哦！既是不行，我們離婚可以嗎？』」

「『可以！』」

「『那麼，你趕快去請公婆來，你給我寫離婚書罷！』」

「我們這樣問答着，最後我這樣說。他很鎮靜的答道：

「『忙什麼？在這深夜裏，去驚動誰？明天再說也不晚呵！唉，我的心事，你那裏知道！今天我和超妹倒談了一點。你明天去問他吧。』說完他就走了。

「超妹，他到底說什麼來？」

四少奶奶將經過詳情，一五一十的一邊說，一邊哭的問超。

「四嫂！你知道嗎，四哥昨晚爲什麼和你談話？他是向你懺悔了，你却不受，又怎麼辦？昨天四哥說了些什麼『犧牲一生』的話，後來經我說穿你們的隔閡，他已自己悔悟了。」

「哦！犧牲他的一生，我真對不起他了！其實，我不是也犧牲了嗎？這太不值了。完啦，超妹，我們要永別了！」

四少奶奶的哭聲，越來越淒厲，目光直視的令人可怕。樂觀的超，却也被苦悶的網籠罩着。

「四嫂，先前你說這話是對的，現在就不必了。四哥對你的態度已漸轉好。何況，你們雖然性情不合，怎見得便要犧牲一生呢？爲着尙有希望的現在，你們應當努力奮鬥。唉，我真不懂你們爲什麼不能合力和環境作戰呢？依我說你應當幫助四哥，在誤解消除後和好起來，努力創造你們的新生命，合力建設一樁有益的事吧！」

超一股氣的，將她在學校中學得和自己生發出來的一點見地，如剛開放的一朵玫瑰花一般，很鮮嫩的開展在病人的眼前。只見伏在沙發上哭着的四少奶奶，突然站起來，從傷心的哭泣中，轉而默然，停了一會便說：

「超妹，真是的，人真應該從任何不好的環境中衝出來。我再也不哭了。我應當來想法解決我的痛苦。我雖然沒有在學問上得着透澈的智識，我應當靠我一點僅有的經驗去努力。」

又到一年的春天了，四哥和四嫂，在百花怒放的園林中，很親密的談笑着，散步着。他們倆之間，夾着一位快樂活潑，穿着紅衣的女郎，那便是私自慶幸她那全劇導演成功的超小姐了。

萬料不到一朵疑雲，竟潛伏在這光天化日之下。因爲超勸合了堂兄嫂的事，被伯父伯母知道，懷疑她是對於他們的一種威脅，於是把兇暴的面孔，轉過方向敵對着超。超很傷心的哭了一頓。雖經四哥四嫂們感激的勸慰，但是超的心裏，連他們倆也憎惡起來。原來這半年來，四哥由于悟澈而感激超爲他們盡力，故常常通信討論一切未就的問題，以至如今疑雲之外又加上一層疑雲，就是連四嫂心中也有了些不諒。這使快樂活潑的超，雖然兩頰依舊嫩紅，但是不知不覺的默默地緊鎖眉頭，徘徊在涼台上，深感到疑雲一層一層的低壓。

二五年秋日寫於故都。

鷄的故事

趙水澄

因爲雞是人們常見的家禽，所以關於雞的故事非常之多，特別是屬於神怪方面的更多。如述異記中所說，一個金色神雞變爲黃衣人，吃了船主的盤酒，就在盤內吐唾黃金以爲報。那個故事是這樣：

『南康 雩都 縣，跨江南出。去縣三里，名夢口，有穴狀如石室。舊傳嘗有神雞，色如好金，出此穴中，奮翼廻翔，長鳴響徹，見人輒隱入穴中，因號此石爲雞石。昔有人耕此山側，望見雞出遊戲；有一長人操彈彈之，雞遙見便飛入穴，彈丸正着穴上。石徑六尺許，下垂蔽穴，猶有間隙，不復容人。又有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有一人通身黃衣，擔兩籠黃瓜，求寄載之。黃衣人乞食，船主與之盤酒。食訖，至崖下；船主乞瓜，此人不與，仍唾盤內，徑上崖，直入石中。船主初甚忿之；見其入石，始知神異。取向食器視之，見盤中唾悉是黃金。』

我對於這個故事頗表示羨慕，因爲誰不愛黃金，尤其是不勞而獲的。好在我們房東老太太養了

許多的雞，內中也頗有色如好金的。我很想每天用盤子裝些碎米爛菜餵一餵牠們，並且拌上各種顏色的碎紙。這是希望牠們即或不給我吐黃金，就吐點兒法幣也好。

又太平廣記四百九十引東陽夜怪錄成自虛夜遇雞怪的一段故事。那個故事頗長，此處不便徵引。大意是說，元和年間彭城秀才成自虛夜間在渭南縣某廟中遇着幾個怪物，內中有一個會作詩的雞怪，即席誦詩三首：

『舞鏡爭鸞綵，臨場定鵲拳。正思仙仗日，翹首仰樓前。』

『養圃形如木，迎春質似泥。信如風雨至，何憚跡卑棲！』

『爲脫田文難，常懷紀涓恩。欲知疎野態，霜曉叫荒村。』

唐朝是中國舊詩最發達的時代，所以那時候的雞怪要向秀才大吟其五言詩；若是今日的詩人，也像古人那樣的喜歡賣弄才氣；造作新雞怪之類的故事時就要朗誦『在玫瑰色的羽翼上跳舞』了。

幽冥錄中有一段更爲神怪的記載：

『晉兗州刺史宋處宗，置一長鳴雞窗間。後雞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玄致；處宗因此玄學大進。』

雞懂得玄學，可謂荒天下之大唐！但這還不足爲奇。夷堅志中有一段故事，說到雞頗篤於伉儷之情，牡雞死，牝雞不肯獨生：

『鄱陽卜者王揖，僦旅邸。一室畜雙雞，一牝一牡；牝生子，正抱啄于柙中。揖有客，喚

童取其牡，將殺而烹之。牡呼叫，牝聞聲走出柙外，孜孜注眄，哽咽悲鳴，若將訴揖而免牡之死。揖弗悟，竟殺之。牝躑躅哀鳴，不復顧羣雛，終夕唧唧；晨起不復食，凝立砌下，沈沈如醉；少焉氣溢其吭，遂喘而死。」

續夷堅志中也有一段類似的故事，則謂雌雞死，雄雞也不肯獨生：

『房皞希白宰盧氏時，客至烹一雞，其雄繞舍悲鳴，三日不飲啄而死。』

這兩段故事本身所表現的思想對不對，姑且不論；單就作者假物以說教這一點來談，已竟不大妥當了。本來一般的舊筆記小說，有許多喜歡造作這一類怪力亂神的故事，我們若當作遊戲文章去看還可以，要是一認真，可就受騙了！

二十五，十，十七。於定縣。

自剖

一 簫

碧姊：

舊歷的除夕，我在京滬道上的輪聲中，又度過人生階段的一年。這一個嚴冬的深夜，不知有若干起伏的心潮，刺激我似乎在炎夏一般的狂熱。碧姊，因為這是我一生運命最嚴重的一個決定時期，而同時是向你傾吐一年來所屢說卒止的私意之前夜。二十六日的清晨，已到上海，劫後重來，片礫荒烟，宛然在目，恰似我的心情。

這一天是痴痴的過去了，大概三百萬人都沉醉在元旦歡樂的上海，也只有我是如此。二十七日又是如此。二十八日的行期，早經決定，不料正午輪船還未進口，據旅館賬房的推測，大概要等到三十日才能啟碇，所以又約你來東方飯店一晤，誰知下午六時，突然的非上船不可，因為二十九日清晨即須南下了，要不是同伴的關係，我一個人非等過了三十日，決不致起行，然而又無從說明我的心事向同伴請求，碧姊，這是我的心意不誠，才有如許的錯誤，嗣後竟勞你白走一趟，心實不安。

本來到上海，想到大夏看你，但因幾封快信都無消息，誰知你未離校呢！或許以為你不願會我，與其去而不見，不如以信先容，不料正是如此的錯誤了！碧姊，祇怪我的心理過於幼稚，其實你始終是極坦白，何嘗會如我所想像的那樣無聊！我們都在青年，大概總有一天能夠看見你，也許不久吧。我在廣州預備住半年至一年，歸來必經上海，那時定可把晤，那時你更會知道我，更會了解我！

在上海三天，大致是我生平未嘗如此緊張過的，尤其是在海行中的五日，真有說不出的苦痛。過台灣海峽時，風浪大作，我是一個「頻年浪跡，天涯漫走」的時零者，當然不在乎這些，但苦悶得比其他頭昏嘔吐的乘客更厲害。在上海買了許多預備送你的東西，這時都將牠們送到洶湧的碧濤之中，青年人性子的急躁，又重演一番。現在到廣州已三日，似乎都與在上海一樣，依然是希望你來面談，那奇異刺耳的粵音，每每驚破我的幻夢，總是自笑。昨天突然接到你的摯友霞君來信，知道了你的消息，真使我有說不出說不盡的煩惱！的確，這是我的疏忽，錯過這樣一個晤面機會，雖然來日方長，究竟至少要延遲半年才得相見啊！

昨夜本想寫一封長信給你，因為許多的事情耽擱，夜深時，又被朋友們拉去坐茶樓。我現在住的旅舍，恰似上海浦東的貧民窟，不能動筆，加以嚴冬不死的蚊蟲，薄壁傳來的牌聲，在在使人不安，祇得作罷。因為過於思慮的緣故，以致於失眠，碧姊，這就算是懲罰吧。今天上黃花崗去，又佔去了我的時間，夜晚回來，環境仍然是依樣惡劣，但我無論如何忍不住了，盡量的安心

寫吧！明天決定另找旅館，完成這篇寫不了的信。

在去年九月底，友荷離開北平時，我知道一定給你許多的刺激，當時就寫好了一封長信，說明我的心事，但結果沒有勇氣寄上，並不是怕你收到後對我有如何表示，爲的是預防又被人知，再添多你的麻煩，現在這本美麗的小冊子，記述了三萬字血淚之詞的長緘，仍舊密藏在萬里外的燕雲深處。最近第二次回北平的途中，又寫了一封八千字的長信給你，結果還是因爲這些緣故，終於在北平燒掉了。這是第三次，因爲我已隻身到南天的絕域，沒有人知道，而你的來信，也無法被人猜疑，不過你如果願意回信時，千萬請你勿用學校裏的信封和你的名字。

不相干的話說完了，我說什麼呢？

第一，我要說的是我對於你的真意，這個是真實的申訴，在寫信時我舉過左手宣誓。第二，是我對你的認識。第三，是對於你的希望，也即是向你貢獻一點意見。再，可能時告訴你一點我的行動和我與荷的關係。

這些話都是預備在上海說的，不幸失誤。在信中只能及其大概，以後慢慢的詳談，說到這裏，恨不得馬上回到上海，然而環境絕對不能允許我，只能用這種簡單而笨拙的方法。現在恨無多餘的時間，每天又盡在筆尖下過生活，沒有時間詳細的寫信，僅能這樣粗率的告訴你一點。碧姊，請你多多的原諒！

二十年國民會議閉幕不久，一個細雨飄飄的黃昏，那時還未被暴賊破壞過的炮台灣畔的情

景，這是我一生的奇蹟的遭逢，你的豐姿的秀美，語言的活潑與聰明，竟使我這個自信頭腦冷靜的青年被感動而沉醉了。我坦白的承認，這一次的離平南下，不惜三千里的風塵勞頓，固然爲的是個人前途，然而我的碧姊也有不少的力量。第二天清晨，勞你久候，我已經西返，這個原因是你絕對想不到的，到現在還沒被我以外的人知道，但說來，的確笑話。因爲那時恰好我的頭髮被「待詔先生」剪光，難看得很，那天夜間，我不是假裝頭痛，而始終不肯脫去帽子嗎？不幸就因我這點內心的滑稽與淘氣，惹起你許多的煩惱，使你受不少的閒氣。後來，你竟致不回我的信了。碧姊，這的確是我夢想不到的結果，同時在我倆這一生的某種機緣上，便鑄成了永遠不能補償的大錯，然而這何嘗是誠心害人呢！

不久，即到了暑假，我們都回家了，過長沙時，我即和荷訂婚，這也是出於我意料之外的事。回到北平時，受盡了朋友的指責，但我心內甚安，因爲這是我當時的決心所做，然而一想到我的碧姊，又何嘗免去心理矛盾衝突的痛苦。

此後一年中，我和荷總是不相協調，到去年暑假大病之後，更加厲害，爲個人前途幸福計，不得不早日解決，於是我即向她提出解除婚約的要求。恰好那時有人提到你，自然，我毫無疑慮的贊成，但這兩件事，的確不是混爲一談的，決不如別人所斥罵我的那樣胡鬧。

經過這一次的風潮，無形中增加你的罪惡不少，因爲有人說你在企圖破壞我與荷的既成事實，我生平最痛心而自恨之事，也莫過於此！荷來北平，經我再三解釋，她始渙然冰釋。此後又常

將我對你的真意，向她詳述，大概她現在總可以明瞭了，即不然，將來也可以由我忠實的解釋，使她和我一樣的對你。

碧姊，憑我的良心，真誠的說，我始終是愛你。就是在訂婚之後，仍然沒有打破我的那種痴心。但是，我這裏所說的「痴心」，並非聊以自慰或一時感情之衝動，却是我的理智的考慮的結果。因為我向來討厭那「靈肉一致，才算愛的至尙」的話的褊狹與拘泥，曾主張着「超然的愛」。我以為兩性的愛，必須超乎肉體，為愛而愛，然後才能體認到愛的博大，精深，純潔與永久。這固然不同於淺薄者流所說的濫愛，因為那是拘束於肉體以內的；同時也不是反對結婚的愛，因為那原是超然的愛中之一環。我現在敢於自信地向你聲明，我此刻有了尙，還是同從前一樣熱烈真誠的愛你；將來你結了婚，我對你的愛，也絕不會淡薄，冷縮到一絲一毫的。不過我所懷的這種「痴心」，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所能欣賞的，所以我為你所愛的犧牲，所遭遇的苦痛，難以形容，大概不在你之下；但是我為了碧姊，為了人世間最高尙的超然的愛，我願意接受這個苦杯，因為這是我應得的酬報。

至於你過去的一切，我自信我知道最詳，然而我始終堅信你的人格的高潔。愈是別人背後議論你，愈加增多我對你的憐愛之心。因為我不願意世界上有許多不平的事，何況這種不平的事，無端加於我所愛的你！

這些話說來只有使你生厭，傷感，而且說也說不完，總之，我是對你不住。這些舉動固然不是

我有意害人，究竟是由我而起，就不得不使我難過。碧姊，在任何人不理解不同情你的環境中，我願始終是獨自的盡力幫助你，而且永遠的同情你！

目前你的環境，可說格外的困難，然而你必須盡量的忍耐。碧姊，一個人絕對不會永久生活於自苦的時間中，前途的光明正在等候你，靜靜地過却幾時，總有你幸福的一日！霞君的爲人，當然無須我說了，不過他一定能給你很多而且很好的幫助；他也很願意的很誠懇的來幫助你的，我不敢信。其餘的話，因無時間來寫，祇有留待半年後北上時細談。

碧姊，你是我的姊姊，沒有姊妹的我，就永久忠實的愛我的碧姊，你允許我吧！

琴弟敬上。二二，二，八。於羊城。

秋天的花

澤民

院子裏有兩個花畦，種了一些牽牛，秋葵，對葉蓮，草茉莉之類的草花。自從夏天過了一半，牠們便次第開放，早上，太陽還沒有起身，牽牛先開了，茶盃大的花冠，帶着一個細管子，那真像是個喇叭，絳紅的瓣兒配着一道雪白的邊緣，顯得十分明麗。太陽漸漸地高了，牽牛的花瓣也漸漸地萎縮下去，而秋葵却展開了淡黃的笑靨，像一個素妝的少女，嫵雅而帶一點兒羞澀。一到晚上，那草茉莉便開了，夜氣中也就瀰漫了芳香。這些花，像值班似的，在一天裏邊，輪流着開，落，代謝，決不讓有一個時間寂寞起來，在盛開的朵兒下邊，就安排着長成的花蕾，期待着明天。對葉蓮開放的時間較長，一朵花至少可以漂亮二三十天。這一座小小的庭院，被牠們點綴着，添了不少的生趣。

日子一天天過去，秋天終於來了！每天開出來的花，不如從前的多，瓣兒也不像先前那麼大了，漸漸地牽牛的蔓上，只剩下濃密的綠葉，秋葵的莖上，也剩下一串一串的果實，對葉蓮也再發不出新的苞蕾，從前開了的花，有的已經凋落，有的也褪了顏色，而且蒙了不少的塵土。院子

重又寂寞起來，住在這裡的人們，心上都不免添了些惆悵，「好景不長呵！」像詩人般感慨着。

秋天的確是一個淒涼的季節，這花開花謝，從古以來，就不知打動了多少人的心。因此，也就有人幻想着天上的樂園，在那裏邊首先佈置下四時不謝之花，來填補這種缺憾；假使到了那樣的地方，人該多麼快樂呢！不過，幻想終久是幻想；人間也有一年常開花的地方，那就是熱帶，住在熱帶的人，對於這一年到頭開不完的花，該又發生什麼感想呢？我想一個熱帶的人，許不會以爲那地方有什麼可貴，可樂；而一個溫帶的人到了熱帶，還許以爲那一直不變開下去的花草，有點兒單調吧？那麼，花事闌珊，倒又未必怎麼值得惋惜，反而是埋葬了舊的，醞釀着新的，在死滅中見着生長，那才是可以欣慰的吧？

死滅，一切有機的東西，都逃不出這一途，本來不限於花。花的憔悴，就是死滅的接近，死滅既然不足悲悼，憔悴也就不必煩惱了。實在的，那是十分自然的事，生物，照例有牠一份傳種的工作，在牠自己還沒有死滅之前，就要把這一份工作完成了牠。而且，在傳種工作上，牠是怎樣地犧牲着自己，螳螂蜘蛛，在交尾之後，雄的就有被吃掉的危險；小蠍子產生的時候，據說是咬破母親的肚子爬出來的，那個雌的，是以結束自己的生命這件事，才換得下一代的更多的生命的發展。那麼，秋花的憔悴，還不是照例而且應該的事麼？天上的陽光，漸漸地弱了，地下的水分，漸漸地少了，脆弱的種子，要在這時候結成堅硬的皮殼和飽滿的胚乳；倘若這時候花兒還要那麼鮮，葉兒還要那麼翠，這有限的營養的材料，決不够分配的。保存了花的美麗，種子便不能

成長；把種子養到成熟的狀態，花兒便不能不憔悴；在二者不可得兼的時候，自然毋處理這個難題，有她一貫的辦法：「成全下一代」！於是，在落英繽紛之後，我們看見了挂滿枝頭的果實；即便是草花，在花瓣兒掉了的地方，也有豆子大的甚至於芝麻大的種子，長了出來。

「美人遲暮」，這是常常引起人的傷感的，但這種傷感，究竟脫不了少年的氣分，又或者那心情是沈浸在回憶裏。一個中年人，自然懂得「男的愛女的，女的愛小的，小的愛糖」那一份道理。人，不也是生物麼？美人遲暮和憔悴的秋花又有什麼區別？許多做父母的，把當年修飾自己的精神，變過來修飾孩子，曾經染過蔻丹的指甲，會常常泡在肥皂水裏，給孩子洗衣服；許多做父母的，把一天的精力，都消耗在勞苦的工作裏，才給孩子換來糧食；你看看這一面，「老了！衰了！時光真不饒人啊！」然而掉頭一看，「大了！長成了！後生可畏呀！」那傷感會立刻變成興奮。

當一個母的猩猩，遇見了敵人的時候，她會把自己的孩子，安置在最安全的處所，來和敵人決鬥；倘若這孩子遇到生命的威脅時，她不惜用自己的血來爭取這幼小者的生存。人間世有很多這樣悲壯的故事，爲了保全下一代，爲了「永生」，那些做父母的，勇敢壯烈地犧牲了自己，那是多麼自然而又多麼嚴肅的一段生活啊！

通信

芳蘭女士：

先後寄來的月刊，均收到了，原想即刻的來信道謝；但，因病一直的遲延到現在，請原諒吧！貴刊辦得進步多多，大有竿頭日上之勢，可喜！我一定要向朋友等介紹！

關於貴刊的內容，是少少的有一點缺陷的：就像冰瑩女士所說的「太單調」！今後，的確必須把部門增多：理論，介紹，批評，詩歌，戲劇，……都要刊登一點，內容一定會格外充實！

我以前奉上的幾篇拙作（詩歌），能否在貴刊上登出？請妳來信告訴一聲！現在，我在病中接到（天津）詩友邵冠祥寄給的風沙夜，看了十數遍之後，便想把牠批評一下。（冠祥也來信叫我批評。）在病中寫出了一篇批評的文字，附來給妳一閱。我深深的希望妳費心把她一改，然後在貴刊上披露：一方面可以作邵君作品的介紹，另一方面可以給各方的友好看看，所以我用一些筆記紙寫稿。諒之！

他日，我有什麼作品的時候，要不斷的寄來，請妳批評，改正，刊登！我希望妳能不時的賜教，我可以多多得益！敬祝

撰安！

文麟先生：

未會友 文麟草于病中。 九月十五日。

文信收到，大作評「點滴」已在特大號刊出，其他將次第發表。

先生作風甚佩，暇時盼多寫作國防文字及農村描寫，建議各點敝刊同人亦早計及，惟不能馬上實現，蓋欲其平均發展以持久，不欲畸形而至曇花一現也。

先生愛護敝刊之熱忱，同人等至深感謝，祝

健好
李芝蘭上，十，廿日。

編後

李長之先生，是研究魯迅先生的權威學者，他的「魯迅評判」一書，很受文壇的重視。這篇「哀魯迅先生」，便深深表現了作者的痛悼情緒。

「疑雲」是寫一個天真的少女的赤誠心情，然而不免被庸俗者誤解。荃華女士以儻永輕鬆的筆調寫來，那個少女在我們的幻覺裏，尤其活躍生動。

張孝仁先生的「論魯迅的創作」，雖然只是魯迅先生的初期和中期的作品，其分析與體認的深刻，簡直可以貫穿他的作品的全部，這更證實作者的前進思想的一斑。

這一期因為稿件較多，壓下了許多要稿，例如碧茵女士的「夏天」和席徵庸先生的「北平雜記」，對作家們在此敬致歉意。

這一期出版又延遲了十天，我們希望下一期能準時出版。又承孫福熙先生賜繪封面，在此誌謝。

瀟湘漣漪月刊 第二卷第八期

民國廿五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主編人 瀟湘漣漪社

發行人 郭竹筠

本刊文字未經允許不准轉載

印刷者 攝華永記印書局
北平前門外西河沿路南

發行所 瀟湘漣漪社
社址長沙左文襄祠七號

定價

外埠郵費另加	每月一册一日出版	零售每册一角
	預定半年六册	五角五分
	預定全年十二册	一元

郵票代幣九五折收用但一角以內為限。

本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歡迎文藝論文、詩歌、小說、戲劇、散文小品、介紹與批評各項外來稿件。
- 二、來稿請用格紙繕寫清楚，但祇寫一面，並請開列詳細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 三、本社有修改來稿之權，不願者請先聲明。
- 四、來稿一經登載，酌酬現金或本刊。
- 五、未經登載之稿，除預先聲明附足郵票者外，概不退還。
- 六、來稿請直寄湖南長沙左文襄祠七號瀟湘漣漪社，或河北定縣城內保健院李芳蘭女士。

本刊代售處

北平——琉璃廠：人文書店，佩文齋。
 東安市場：佩文齋。
 九爺府：女子文理學院。
 西河沿：教育短波社。
 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民間社。
 漢口——現代書局，良友公司。
 鎮江——河濱公園：現代雜誌供應社。
 中山路：正中書局。
 廣州——西山：協和中學。
 白鶴洞：真光中學。
 貴陽——達德學校。
 漢陽——訓女中學。
 上海——四馬路：羣衆雜誌公司。
 福州路：生活書店。
 長沙——金城圖書公司。
 汕頭——與寧縣立第一中學。
 成都——四川大學文學院。
 福州——新民書局，左海書局。
 定縣——平教會售書處，東街慶紙記莊。

商務印書館發行

五大雜誌

本館發行各大雜誌均有悠久而光榮之歷史復業以後已先後復刊五種並刷新內容增闢門類每期提早出版以快讀者先觀現已依照郵局代訂刊物辦法分別領到登記證凡全國各地郵局均可照本館原定價代訂

雜誌名稱	刊別	預定國內	
		全年	半年
東方雜誌	半年 全年二十四冊刊	三元六角	一元九角
教育雜誌	月 全年十二冊刊	一元八角	九角五分
英語週刊	週 全年五十冊刊	二元五角	一元三角
兒童世界	半年 全年二十四冊刊	二元四角	一元二角半
兒童畫報	半年 全年二十四冊刊	一元六角	八角五分

重又寂寞起來，住在這裡的人們，心上都不免添了些惆悵，「好景不長呵！」像詩人般感慨着。

秋天的確是一個淒涼的季節，這花開花謝，從古以來，就不知打動了多少人的心。因此，也就有人幻想着天上的樂園，在那裏邊首先佈置下四時不謝之花，來填補這種缺憾；假使到了那樣的地方，人該多麼快樂呢！不過，幻想終久是幻想；人間也有一年常開花的地方，那就是熱帶，住在熱帶的人，對於這一年到頭開不完的花，該又發生什麼感想呢？我想一個熱帶的人，許不會以為那地方有什麼可貴，可樂；而一個溫帶的人到了熱帶，還許以為那一直不變開下去的花草，有點兒單調吧？那麼，花事闌珊，倒又未必怎麼值得惋惜，反而是埋葬了舊的，醞釀着新的，在死滅中見着生長，那才是可以欣慰的吧？

死滅，一切有機的東西，都逃不出這一途，本來不限於花。花的憔悴，就是死滅的接近，死滅既然不足悲悼，憔悴也就不必煩惱了。實在的，那是十分自然的事，生物，照例有牠一份傳種的工作，在牠自己還沒有死滅之前，就要把這一份工作完成了牠。而且，在傳種工作上，牠是怎樣地犧牲着自己，螳螂蜘蛛，在交尾之後，雄的就有被吃掉的危險；小蠟子產生的時候，據說是咬破母親的肚子爬出來的，那個雌的，是以結束自己的生命這件事，才換得下一代的更多的生命的發展。那麼，秋花的憔悴，還不是照例而且應該的事麼？天上的陽光，漸漸地弱了，地下的水分，漸漸地少了，脆弱的種子，要在這時候結成堅硬的皮殼和飽滿的胚乳；倘若這時候花兒還要那麼鮮，葉兒還要那麼翠，這有限的營養的材料，決不够分配的。保存了花的美麗，種子便不能

成長；把種子養到成熟的狀態，花兒便不能不憔悴；在二者不可得兼的時候，自然毋處理這個難題，有她一貫的辦法：「成全下一代」！於是，在落英繽紛之後，我們看見了挂滿枝頭的果實；即便是草花，在花瓣兒掉了的地方，也有豆子大的甚至於芝麻大的種子，長了出來。

「美人遲暮」，這是常常引起人的傷感的，但這種傷感，究竟脫不了少年的氣分，又或者那心情是沈浸在回憶裏。一個中年人，自然懂得「男的愛女的，女的愛小的，小的愛糖」，那一份道理。人，不也是生物麼？美人遲暮和憔悴的秋花又有什麼區別？許多做父母的，把當年修飾自己的精神，變過來修飾孩子，曾經染過蔻丹的指甲，會常常泡在肥皂水裏，給孩子洗衣服；許多做父母的，把一天的精力，都消耗在勞苦的工作裏，才給孩子換來糧食；你看看這一面，「老了！衰了！時光真不饒人啊！」然而掉頭一看，「大了！長成了！後生可畏呀！」那傷感會立刻變成興奮。

當一個母的猩猩，遇見了敵人的時候，她會把自己的孩子，安置在最安全的處所，來和敵人決鬥；倘若這孩子遇到生命的威脅時，她不惜用自己的血來爭取這幼小者的生存。人間世有很多這樣悲壯的故事，爲了保全下一代，爲了「永生」，那些做父母的，勇敢壯烈地犧牲了自己，那是多麼自然而又多麼嚴肅的一段生活啊！

通信

芳蘭女士：

先後寄來的月刊，均收到了，原想即刻的來信道謝；但，因病一直的遲延到現在，請原諒吧！貴刊辦得進步多多，大有竿頭日上之勢，可喜！我一定要向朋友等介紹！

關於貴刊的內容，是少少的有一點缺陷的：就像冰瑩女士所說的「太單調」！今後，的確必須把部門增多：理論，介紹，批評，詩歌，戲劇，……都要刊登一點，內容一定會格外充實！

我以前奉上的幾篇拙作（詩歌），能否在貴刊上登出？請妳來信告訴一聲！

現在，我在病中接到（天津）詩友邵冠祥寄給的風沙夜，看了十數遍之後，便想把牠批評一下。（冠祥也來信叫我批評。）在病中寫出了一篇批評的文字，附來給妳一閱。我深深的希望妳費心

把她一改，然後在貴刊上披露：一方面可以作邵君作品的介紹，另一方面可以給各方的友好看看，所以我批評得正確與否！如果，妳看她不夠水準的時候，可以退給我！（附註：因為稿紙用盡了，所以用一些筆記紙寫稿。諒之！）

他日，我有什麼作品的時候，要不斷的寄來，請妳批評，改正，刊登！我希望妳能不時的賜教，我可以多多得益！敬祝

撰安！

文麟先生：

未會友 文麟草于病中。 九月十五日。

文信收到，大作評「點滴」已在特大號刊出，其他將次第發表。

先生作風甚佩，暇時盼多寫作國防文字及農村描寫，建議各點敝刊同人亦早計及，惟不能馬上實現，蓋欲其平均發展以持久，不欲畸形而至曇花一現也。

先生愛護敝刊之熱忱，同人等至深感謝，祝
健好

李芝蘭上，十，廿日。

編後

李長之先生，是研究魯迅先生的權威學者，他的「魯迅評判」一書，很受文壇的重視。這篇「哀魯迅先生」，便深深表現了作者的痛悼情緒。

「疑雲」是寫一個天真的少女的赤誠心情，然而不免被庸俗者誤解。荃華女士以儻永輕鬆的筆調寫來，那個少女在我們的幻覺裏，尤其活躍生動。

張孝仁先生的「論魯迅的創作」，雖然只是魯迅先生的初期和中期的作品，其分析與體認的深刻，簡直可以貫穿他的作品的全部，這更證實作者的前進思想的一斑。

這一期因為稿件較多，壓下了許多要稿，例如碧茵女士的「夏天」和席徵庸先生的「北平雜記」，對作家們在此敬致歉意。

這一期出版又延遲了十天，我們希望下一期能準時出版。又承孫福熙先生賜繪封面，在此誌謝。

瀟湘漣漪月刊 第二卷第八期

民國廿五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主編人 瀟湘漣漪社

發行人 郭竹筠

印刷者 攝華永記印書局
北平前門外西河沿路南

發行所 瀟湘漣漪社
社址長沙左文襄祠七號

本刊文字未經允許不准轉載

定價

外埠郵費另加	每月一冊一日出版	零售每冊一角	預定半年六冊五角五分	預定全年十二冊一元

郵票代幣九五折以內角為限。為

本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歡迎文藝論文 詩歌·小說，戲劇·散文小品·介紹與批評各項外來稿件。
- 二、來稿請用格紙繕寫清楚，但祇寫一面，並請開列詳細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 三、本社有修改來稿之權，不願者請先聲明。
- 四、來稿一經登載，酌酬現金或本刊。
- 五、未經登載之稿，除預先聲明附足郵票者外，概不退還。
- 六、來稿請直寄湖南長沙左文襄祠七號瀟湘漣漪社，或河北定縣城內保健院李芳蘭女士。

本刊代售處

北平——琉璃廠：人文書店，佩文齋。

東安市場：佩文齋。

九爺府：女子文理學院。

西河沿：教育短波社。

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民間社。

漢口——現代書局，良友公司。

鎮江——河濱公園：現代雜誌供應社。

中山路：正中書局。

廣州——西山：協和中學。

白鶴洞：真光中學。

貴陽——達德學校。

訓女中學。

上海——四馬路：羣衆雜誌公司。

福州路：生活書店。

長沙——金城圖書公司。

興寧縣立第一中學。

成都——四川大學文學院。

新民書局，

左海書局。

定縣——平教會售書處，

東街慶紙記莊。

商務印書館發行

五大雜誌

本館發行各大雜誌均有悠久而光榮之歷史復業以後已先後復刊五種並刷新內容增開門類每期提早出版以快讀者先觀現已依照郵局代訂刊物辦法分別領到登記證凡全國各地郵局均可照本館原定價代訂

雜誌名稱	刊別	預定國內	
		全年	半年
東方雜誌	半年 全年二十四冊刊	三元六角	一元九角
教育雜誌	月 全年十二冊刊	一元八角	九角五分
英語週刊	週 全年五十冊刊	二元五角	一元三角
兒童世界	半年 全年二十四冊刊	二元四角	二元三角半
兒童畫報	半年 全年二十四冊刊	一元六角	八角五分